

蘭

亭

志

蘭亭志卷三

稿李吳高增敬齋輯

列傳

晉史王右軍列傳

節錄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幼訥於言人未之
竒年十三謁周顓顓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皆未噉
顓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
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以爲飄若浮雲矯若游龍
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
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

少並佳然聞信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鑿曰此正佳婿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郎吏部尙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羲之既拜護軍又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

誠之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
浩敗復圖再舉又遣浩書勸以虛已求賢還保長江
薄賦省刑與民更始又與會稽王賤陳浩不宜北伐
并論時事其畧曰千里饋糧自古爲難今轉運供繼
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
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殿下令諸軍皆
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寔
策之上者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賑貸朝廷賦役
煩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羲之雅

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
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
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竝築室東土與
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自爲
序以伸其志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于
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鷺有姥養一鷺善鳴求市未得
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
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好養鷺羲之往觀焉意
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

羲之欣然寫畢籠鷲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悞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時驃騎將軍王述少

有名譽與羲之齊名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
後撫察會稽郡辨其刑政王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
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羲之既去官與東
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修服
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遊東土諸郡窮諸名山泛滄
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
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
不受有子七人獻之別有傳元之早卒凝之工草隸
操之歷侍中尙書豫章太守肅之渙之徽之皆能詩

右軍像



山陰陸振宗臨

右軍學總墳索藝苞流畧書窮八體才瞻五能至若
垂露崩雲芝英薤葉鸞迴鶴顧之巧虎踞龍騰之勢
信可挺拔終古輝映來今者乎太宗萬機之暇宏覽
典墳得書欣然親製贊論曰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
善盡美其唯王右軍乎心摹手追此人而已斯乃萬
世之榮觀也

唐王師範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
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
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于後世悲夫

明劉基

紀勝

史記禹會諸侯于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其後少康封子無餘于於越杜預云於發聲也蓋土音云爾秦始皇置會稽郡劉宋曰東揚隋唐曰越州宋曰紹興國朝因之領八縣首山陰縣西南二十七里有蘭渚山越絕書云勾踐種蘭渚田是也縣志云山饒竹木其上多蘭長葉白花有國香蘭渚之水北流爲蘭亭溪溪上有橋號蘭亭橋橋下細石淺瀨水聲晝夜不絕跨橋爲含輝亭溪流屈曲蓋本天然之趣右軍

所謂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向時有亭猶秦制十里一亭如曰廂曰舖之例其後地因人重有王廩之何無忌沈啓徐眞明蕭良幹許宏勳等或拓地重建或以時修整歷久不致廢墜然永和眞蹟近代所無卽歐虞褚陸輩響揚臨摹絕少善本我聖祖仁皇帝萬幾餘暇留神翰墨

御書重頌超軼醉本又有蘭亭二大字

特允織造敖福合所請磨大石數丈勒諸蘭亭其大字懸之亭中前甃方池砌石積水有天下太平四字未免

改易舊制專祠祀右軍祠前有鵞池墨池左有密室
迴廊清流碧沼入門架以小橋修篁茂樹綠陰環遶
越東名勝此地爲最著焉乾隆辛未歲

皇上俯順輿情勤恤民隱蘭亭古蹟爲內史聯吟之地
鑿輿將蒞止焉先期奉

上諭名山古蹟無事崇飾倘有傾圯隨宜補葺悉令動
用官項勿以華侈相尙欽此欽遵時紹興知府臣杜
甲命臣高增查各處古蹟彙萃成書并將各景繪圖
進呈適杜公移任古杭繼守臣鄭肇奎重加修整濟

清流復舊觀而曲水疊石悉除矣三月初八日

皇上幸蘭亭時雨新晴榮光照檻

天顏有喜

宸翰重揮有七言律詩一首七言絕句詩四首勒之貞
珉固已霞蔚雲蒸罄俯察仰觀之勝山輝川映覩龍
盤鳳翥之奇矣小臣高增奉府檄委督運

上用虎跑泉水恭進

行在跪迎道左敬撰

聖駕南巡詩七言排律二百韵繕冊進 呈

恩賜荷包一對又奉

詔加一級不勝榮幸感激之至恭紀於此

國朝全祖望宋蘭亭石柱記曰古蘭亭在崇山下去
今亭二里許流觴之蹟農人墾之成田明萬歷中徐
真明立石柱以表之蓋是亭之遷徙多矣水經註之
所志初在湖口繼在水中已而移於山上百年之中
三易其地而自劉宋以至趙宋其興廢顧不可考若
以天柱山之道按之其去今亭三十里而唐人蘭亭
聯句詩已明言非故址然則是石柱者宋蘭亭非古

蘭亭也蓋自大水諸君嗜翰墨始有天章寺以護此

亭開慶以後吾家三世連戚晚

慈憲夫人母即宗福王亦娶吾家終之以

仁安皇后嘗邀恩命以天章寺旁地盡賜先少師於是苞

亭而有之至元甲午東平王僕按越以爲是乃永和

修禊之地而反闕然欲於其地築祠以祀右軍其時

先少師託瘖疾杜門已久王僕以書來先少師命其

子卽以亭址入官乃置書院設山長以招諸生河南

狄甲繼之其肖右軍之像適成於三月之元己遂修

曲水故事人探一韵剡源戴氏爲作游蘭亭序者也

其後楚人湯屋復修其祠井爲疏山麓之淤水重葺石本蘭亭於壁而浚墨池焉剡源爲作臨池亭記者也嗣是以還崇山之址莽爲蔓草之場斜日荒烟樵牧之徒躑躅其間僅此石柱兀然無恙蓋陳跡消磨猶賴斯柱之幸存焉抑聞宋之初亾也六陵之難遺民鬼戰嗚咽流泉護雙經於竺國在斯寺也其時先泉翁尙未遷杭其於諸公固吟伴也冬青之地正當在斯地而今總莫之能徵矣然則過斯柱也屏營太息追遡右軍之高風而不去者斯人情之所同而予

則又加以先業之感懷焉是不可以無述也乃勒其詞於柱而更系之以銘永和暮春山南九日祓水潭潭相與嗚咽白石可爛吾銘不滅

國朝余攀遊蘭亭記曰歲在丁丑余客紹鎮署九日晨起主人以筍輿代舟結杖頭錢貰酒請遊蘭亭余與劉阮二君稱謝而出是日天陰微風拂樹樹上之秋聲入耳輕霜醉葉葉間之秋色凝眸周道如砥險者補而仄者闢橋架如虹雕其闌而丹其檻郵舍之酒肆無塵夾路之梅竹成陰幾三十里遙見危亭廣

宇從者曰望中卽蘭亭也余疑此半日如在十洲三
島中行前爲金臺玉室矣溪側邱埠之傍構門屋三
五楹門內平地半畝皆奇石堆列溪水導而入於屈
曲中如龍蛇盤舞蘿蔓牽延諦觀之皆人力所成渾
似天工耳臨水構亭中懸蘭亭匾額後有高亭凌空
宛若宮殿中立石碑高五丈廣三丈許敬鐫

御書蘭亭序字大如斗勝於禊帖左則繡閣雕軒寶窻錦
榻靡不極其工巧夫自晉至今千有餘載而斯文之
傳歷久常新舊蹟重修專祠復建豈非遭逢之幸歟

行賞未已從者列酒饌於曲水上踵流觴故事三人
分韻賦詩興盡而歸經樓岡溪瀆虛舟待客者甚衆
遂以舟易輿順流而下坐眺左右皆植桃柳雜以梅
竹蒼松號風丹楓映日溪出平田之中如入深林之
內髮鬢所傳武陵仙谿惜季秋時無夾岸桃花耳歸
著王人請記之以見今歲九日之遊與他年登高不
同也

右軍墨池甚衆一在蘭亭一在天章寺卽右軍讀書
處一在紹興府城蕺山乃右軍初渡浙江喬寓茲山

名王家山後舍宅爲寺卽今戒珠寺一在嶧縣西南
三十里獨秀山巔一在温州府治東右軍嘗出守於
此一在江西廬山紫霄峯下一在撫州府學右軍爲
臨川內史所遺宋曾鞏記云右軍嘗慕張芝臨池學
書池水盡黑宋華鎮記云右軍墨池在蘭亭側引溪
流相注每朝廷有命池墨必先見水上圓結如斗煥
散滿池霞舒雲卷如新研墨汁宋皇祐中三日連發
未幾太宗眞宗仁宗三朝御書皆至方勺宅泊編云
蘭亭有墨池朝廷每頒降池水墨可染緇太常沈紳

記其事又趙清獻嘗指池上與天章寺僧約曰墨池果見當爲聞於朝旣燭香致禱須臾池面黑色倍常因貯於瓶獻之又屯田使任布遊山以香酒祭池條忽墨色見因有田曹郎吏何多幸親見池中墨水生之句又復齋漫錄云臨川右軍墨池每貢士之歲或見墨汁點滴如潑水面則必有登第者又韓子蒼雜記云撫州府學內墨池忽然水黑謂之墨龍見是年士子應試得售必多

右軍鵞池亦多可考者有四一在蘭亭之前名浴鵞

池有隸書石碑一在金庭觀內一在戴山戒珠寺前
一在江西歸宗寺華鎮考古云逸少旣善筆札性復
好鷺所至穿池滌墨其旁必有牧鷺之所紹興府志
云嵯縣東五十里有靈鷺山世傳右軍育鷺於此故
名

量程

辛未之春高增奉郡伯檄委繪越州各景圖并查名
山勝蹟爰偕陸子辛厓出常禧門登舟二里至六合
村大營平曠空曠古木扶蘇繞隄綠水清漪湖上

千巖羅列有如屏障時遵

聖諭不尚華侈乃造舟爲駐蹕所堤上宿扈從諸臣但修之平之而已又二里至馬侯祠祠祀漢太守馬公臻興水利有功於越越人祀之祠旁有山陰道上坊蓋山陰巖壑爭勝不止一隅而茲地爲湖山勝處云又二里爲湖山橋三里至亭山三里至半江廟三里至木柵明徐文長先生之墓在焉又二里稽山神廟里人祈年報賽禱祀不絕神之靈爽實式憑耶二里至蘭渚橋有蘭渚馬頭亦止修治平坦爲

聖駕登岸之所余與陸子舍舟而陸一里下婁公埠一
里上婁公埠二里清溪亭遊人恒憇息於斯二里七
洞橋綿亘十餘丈溪流湍激有如瀑布沿溪水聲潺
潺崇山峻嶺茂林修竹風景依然如故二里至含暉
亭遙望危亭廣宇引人入勝已不覺身至蘭亭矣自
常禧門至此水陸計程二十七里茲當山陰諸賢之
孔道一路康衢自

鑿輜巡遊而後益見周道如砥利有攸往耳

蘭亭志卷二終

蘭亭志卷四

攜李吳高增敬齋輯

禊帖

蘭亭者晉王右軍所書之詩序也右軍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官遊山陰與太原孫統孫綽陳郡謝安謝萬子元之凝之肅之渙之徽之獻之等四十一人修禊禊之禮揮毫製序與酣而書用蠶蠶紙鼠鬚筆道媚勁健絕代所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至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是時殆有神助及

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不及之右軍亦自愛重
留付子孫至七代孫智永卽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

俗號永禪師居永欣寺閣上臨寫

所退筆頭置大籠中籠受石許而五

籠皆滿

凡三十年所臨真草千字文八百餘本近年近百

歲乃終其遺書付弟子辯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
元孫博學工文琴書碁畫皆臻其妙嘗於所寢梁上
鑿爲暗檻以貯之寶重過於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
銳意學二王書訪求真跡備盡唯蘭亭未獲尋知在
辯才處三召詰之固稱游經喪亂亡失不知所在竟

斬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求見蘭亭勞於夢寐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畧之士以計取之庶幾必獲尙書左僕射房元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上遂召翼翼曰若公然遣往義無得理臣請私行又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上悉依給翼遂微服至洛潭隨商舶至越黃衫寬袖得山東書生之體抵寺之夕閱壁間畫過辯才所居才適遙見乃問曰檀越何來翼因就前致謁云弟子是北人

攜鸞蠶種歷寺縱觀幸遂一見語意投合延室內卽
共圍碁撫琴投壺握槊間及文史乃曰白頭如新傾
蓋若舊今後無復形迹也下榻設酒酣樂之餘分韻
賦詩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翼旦乃去才云檀越閑
卽更來翼乃載酒赴之相與酬唱數日翼示師梁元
帝自畫職貢圖嗟賞不已因談及翰墨翼曰家世皆
習二王楷法自幼耽玩今亦有數帖自隨才欣然謂
曰詰旦可移來翼如期而往出其帖示之才熟視且
曰是則是矣然未盡善也貧道有蘭亭真墨蹟頗亦

殊常翼曰數經亂離真蹟豈復在必是響搨者耳才
曰先師圓寂之際親手付受端有源緒那得參差次
日乃於梁檻內出以示翼翼故駁取指類曰果響搨
書也紛競不已自爾更不復藏并翼諸帖並留几格
間才時年逾八秩日於窓下臨數遍其老而篤好如
此自是翼往還旣密與其徒畧無疑間未幾辯才赴
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謂其徒曰偶遺帛在
案童卽開門翼因就取蘭亭及御府所借帖徑赴永
安驛告驛長凌愬曰我迺御史奉命來此有墨敕可

報汝都督時都督齊善行聞之馳來拜謁翼因宣示上命具告所由善行走介召辯才才遽見追不知所措繼遣散直云侍御須見及才至見御史迺房中蕭生也翼報奉命取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言別才聞語哽咽絕倒良久始甦翼卽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元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晉加五品賜銀瓶一金縷瓶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內廐良馬二兼寶裝鞍轡第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秘恡俄以其耄不忍加刑數日後仍賜帛三

千段穀三千石敕越州支給辯才不以入已迺造浮圖極其精麗至今猶存才因驚悸成疾歲餘迺卒太宗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帝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謂高宗曰吾欲將所得蘭亭隨入元宮高宗哽咽受制納之昭陵今趙模等所搨本尙直錢數萬也辯才弟子元素俗姓楊氏猶居永欣寺永禪師之故房親向吾說聊以退食之暇畧疏其始末時歲在甲寅季春上巳朝議郎行職方員

外郎上柱國何延之記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外陳天嘉中爲僧智永所得
至太建中獻於宣帝隋平陳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
後智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不從索果死弟子辯才
得之太宗爲秦王日見搨本驚喜貴價市大王書蘭
亭終不至乃遣問辯才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
德二年入秦王府麻道嵩奉命搨兩本一付辯才一
秦王自收嵩私搨一本於時天下草創秦王雖親總
戎事蘭亭不去肘腋及卽位後臨寫不倦至貞觀二

十三年褚遂良奏蘭亭乃先帝所愛重請入昭陵天

下所見但撫本耳

劉餗記

以上二則所記互異何謂太宗遺蕭翼以計取之
劉謂太宗使歐陽詢求得之其殉昭陵也何謂出
太宗之遺命劉謂是褚河南所奏請後人聚訟紛
紛各執一見汝陰王銍謂劉餗父子史官討論極
確太宗始定天下威震萬國虺殘老僧敢斬一紙
誠欲得之必不狹陋若此太平廣記謂太宗賢主
以一旅取天下惟信耳奈何溺小物而喪其大哉

若然則蕭翼之事誠屬誕妄但何延之之記得於
辨才弟子元素親述始末語有根據况辨才所居
雲門寺有蕭翼留題詩開立本又有繪圖傳世宋
秦晁黃諸公皆信而不疑此事豈全屬子虛耶夫
李學究所得之石韓魏公索之甚急尙敢瘞地中
而別刻以獻則暗藏樑檻中之帖可以勢臨之而
必得乎或者石軍襖帖醒後更書數十百本傳之
子孫今太宗不治辨才抗命之罪而仍厚賜粟帛
辯才豈不知感當時尙有別本爲歐陽詢所得容

或有之劉餗所記姑並存之俟有識者之定論耳
至於昭陵之殉似出遺命諒非臣下所請况蘭亭
內府珍貴應爲世寶死者何知欲殉葬以媚之不
幾同僮父乎

太宗貞觀中搜訪右軍真跡出御府金帛購賞由是
人間古本紛然畢進其草迹令褚河南作真書小字
帖影之其古本有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
熾文朱异隋則江惣姚察等署記

帝述集
賢記

唐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

丈二尺爲一軸內行書有五十八卷褚遂良以蘭亭
爲第一太宗寶惜者獨此書爲最置於座側朝夕觀
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
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

周越法書苑

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已下僅千軸獨蘭亭文以
玉匣葬昭陵世無復見餘皆在秘府至武后時爲張
易之兄弟所竊換遂流落人間多在王涯張延賞家
涯敗時爲軍人所劫奪取金玉軸而棄其書余嘗於
李都尉

瑋

處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爲王

氏物也故孫莘老求墨妙亭詩有云蘭亭蘭紙八昭
陵世無復見猶龍騰

東坡

右軍襖飲序最稱得意書宋齊以來藏在秘府士大
夫家未聞稱述豈未經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
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于不存一承師晚出所存
妙蹟唯有蘭亭故爲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
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
武本蓋髣髴存古人筆意耳

山谷

高宗以蘭亭殉昭陵後經開發蘭亭復出人間元豐

時有人自兩浙來與織女支機石同賫入京師至太康縣值裕陵奉諱不獲上之質錢民間而去今不復

存

張舜民
書漫集

唐文皇所得真蹟刻之學士院人間不復見朱梁篡竊置汴都耶律德光破石晉此刻渡河德光既歸輜重棄之殺虎林後置之州治遂曰定本

趙程

宣和中詔宣定武衙校舊人問蘭亭石對曰慶曆中宋祁帥鎮日有學究李姓者藏此石死於妓家樂營將孟水清者得以獻祁祁秘藏不妄與人留於公庫

因謂之定本後河東薛珣來帥其子紹彭別刻留郡
易之以行今在長安帥薛嗣昌紹彭之弟也時內侍
梁師成爲長安承旨官批旨取舊刻嗣昌倉卒以紙
三幅作一重撫石第一本墨深第二本墨淺第三本
又加淺世謂之蟬翼本云

榮苞

定武蘭亭石刻世稱善本宣和中從仕中山詢訪故
老謂石晉之末契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
真定德光死漢祖起太原永康自立而歸棄此石於
中山慶曆中土人李學究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之

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公堅索之生乃瘞之地中以別刻本示公李生謝世其子迺出石模搨售人每本千錢由是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緡無從取償時宋景文守定乃以公帑金代輸之因取石匣藏於庫非貴遊交舊不可得見也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別本留之中山易古刻攜歸長安大觀中詔取其石置宣和殿中世間不復見矣

養浩書
空書

唐右丞相閻立本寫蕭翼賺蘭亭圖凡五輩一書生

狀者唐太宗朝西臺御史蕭翼也一老僧狀者智永
嫡孫會稽比丘辯才也書生意氣揚揚有自得之色
老僧口張不呿有矢志之態執事二人其噓氣止沸
者其狀如生非善寫貌狀馳譽丹青者不能辦此

吳傳

朋
跋

蘭亭本世所流玩每各不同一本患肥肥則神凝乃
褚庭誨所臨一本患瘦瘦則韻弱乃洛陽斷地所得
其餘數本是又在二本之外而愈粗矣今天下可取
者有三其一褚河南所臨在蘇才翁家其二硬黃本

乃諸葛貞所臨在鄧右轄洵仁家然藏之秘閣迄不
得一見或謂亦患肥蓋古人臨書咸自存其體多不
徇其步武也其三則定武本者乃江左所傳晉會稽
石也自晉至錢氏末天下一統而定武本在富民家
好事者厚以金幣從會稽取之而藏於家及後戶絕
費沒縣官人始見之因置諸定帥壁間熙寧中孫次
公侍郎帥定有旨納其石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壁
元豐後薛向來定遂取其石以歸世但謂石歸薛氏
然不知雅非古矣或謂此石亦殉裕陵乃更取薛氏

石入御府今薛氏石又不知存亡世猶有墨本傳焉
况兵火之厄則雖墨本當亦無幾噫可傷也已

東平畢少董云兒時從祖秘監君官定武見蘭亭石
刻在州治東園射圃之東葵亭西壁第五行帶字右
字第八行天字筆畫已闕壞石青色後隨王彥昭出
帥定武復求此石在書室中護持甚謹但白石非青
石而葵亭迷所在矣

睿鑒

唐太宗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

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
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
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論
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踈密霞舒雲卷無
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
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
瘦如隆冬枯樹槎枿而無屈伸筆蹤拘束若巖家餓
隸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
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紫春

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
禿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歛無半分
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
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
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
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其倦覽之莫識
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唐高宗曰朕每得右軍書或數行或數字玩之不置
初若食蔗味少甘則已末則食橄欖真味久愈在也

故尤不忘於心手頃自束髮卽喜攬筆作字雖屢易
典型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

高宗又云何延年謂右軍書蘭亭序如有神助及醒
後連日更書數十本終不及朕謂此言過矣右軍他
日豈減褋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干丈文錦
卷舒展玩暢滿人意時在心目間不能暫忘非比尺
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

唐武后神功二年武后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
多書合有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

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惟有一卷見在今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並進武后御武成殿示羣臣詔賜其書號寶章集命鳳閣舍人崔融爲序后不欲奪志遂盡模寫留內其原本加寶飾綿續仍歸方慶朝野榮之

梁武帝謂王羲之書字勢雄健如龍跳天門虎卧鳳

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上王羲之書云試筆成文臨池
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以望城扉如瞻星不不營
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廷中置之帳裡
乍楷銅鈎時懸欹案戢意之深良不能已

宋太宗詩曰不到蘭亭十日餘嘗思墨客五雲居曾
經數處看屏障盡是王家小草書

仁宗至道二年內侍高班裴愈奏於蘭亭書堂基建
樓藏三聖御書仁宗又御賜篆字額

復古殿御製蘭亭贊曰右軍筆法變化無窮禊亭遺墨行書之宗竒蹤旣泯石刻亦工臨倣者誰鑑明於

銅

高宗謂羲之挺拔俗邁往之資而登臨放懷之際不
忘憂國之心令人遠想慨然又歎蘭亭序見於世者
摹刻重複盡失古人筆意之妙因出內府本令精意
鈎模別付碑板以廣後學

高宗曰余自魏晉以來至於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
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

於筆下意間猶存於取舍至若褉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

高宗御劄會稽縣聞知向子固有褚遂良所臨蘭亭序後有米芾題識即可取進來欲一閱之十一日付孟廋

宋紹興八年高宗降御書蘭亭序石刻於天章寺卽羲之修禊處也元季寺燬於火碑猶存

孝宗謂羲之書超詣衆妙古今無可比倫用意精微

落筆詳審一點一畫無不皆有法度揮毫縱心不踰
規矩既無過當亦無不及增之失於有餘損之失於
不足作字有八面變態之妙如蛟龍之騫騰鸞鳳之
翔舞燦然溢紙飛動眩目亦猶仲尼之道出類拔萃
生民未有也

蘭亭志卷四終

蘭亭志卷五

橋李吳高增敬齋輯

品隲

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模失真彌遠然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耶想其真蹟宜如何哉世言真本藪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人間太宗時倣摹所得集爲十卷俾模傳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

集古錄

予所得蘭亭四本其一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得其
二得於殿中丞王廣洲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
有別本在定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不
異故錄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出
乎此其或尙有所未傳更俟博采

集古錄

晉右軍書爲世所寶於今八百餘年其間以書法垂
世者無慮數百千輩莫不敬而神之未有以一言竊
議者可謂古今獨步矣其詩序最所愛重獨不甚聞
於宋齊間唐興文皇得之而盛行於世論者言自唐

及宋未有不得乎此而稱名世之書者蓋萬世法書之所自出也此序真蹟旣亡今所有者唐世撫揚所傳承平日惟定武號稱第一尙幸及見之歐陽文忠公集古有四未嘗盡得今雖有之亦莫能辨山谷嘗論褚河南所臨反肥因及洛下張景元龍圖所藏而云斲地所得者蓋斲地則此石當爲杵碎因斲得之中有納竅廣僅數寸大都不過三十餘字初號杵蘭其字輕瘦勁健與定武本不相高下神氣飛動尤覺天成識者云此真褚河南所臨也自是易名褚蘭猶

憶靜躁諸字妙處不能形容以此知昭陵所藏蓋可想見因思天下尤物昔人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雍意不然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一或可保二則騰空而去矣書品有言樂毅黃庭但得成篇足爲國寶况此序爲絕筆乎方知文忠千卷不無濫錄鄴侯三萬奚以多爲雍衰耄之年得再觀定武舊本於夷陵廼三歎息而書其後

河南郭雍

蘭亭序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覆觀之畧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結構當

心會其妙處耳

黃庭堅

外寄所託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
改作痛哉良可悲也作悲夫有感於斯改作斯文凡
塗兩字改六字註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誤作曾已
爲陳迹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舊說此文字
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
又嘗見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
不及此本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
其本令僧意祖摹刻於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蘇軾

蘭亭模本秘閣一本蘇才翁家一本周越一本有法
度精神餘不足觀也石本惟此書至佳淡墨稍肥字
尤美健可愛或云出於河北李學究家今王公和所
藏也

蔡襄

此本以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板者字雖
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卓絕千
古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
曾不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言用筆法耶

浩翁

世稱王逸少爲書祖觀其遺蹟可以得之每爲一畫

則三過筆至波勢則偃筆從之字有同處創爲別體
若其垂露懸針礎石釵股諸體備有至於神明煥發
絕塵製影則不謀自合此其貴也

董過

古今書稱右軍爲首真書見曹娥碑妙絕千古與鍾
元常抗衡三十年前猶及見於河南王晉玉家黃庭
經樂毅論若兩手所書惟蘭亭序高風勝韻爲一代
冠太宗命褚遂良摹勒賜近臣此本蓋有苗裔耶

李處

逸少之書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徹之得其勢換

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然而大令之書特知名而與
逸少方駕者蓋能本父之書意所循者大故也真行
則法鍾草聖則師張二家之法逸少所自出從而效
之所以特高於諸王猶魯堂諸子由賜商偃皆以儒
稱卒之得其傳者子淵而已

黃伯思

唐文皇初得此序命趙模馮承素韓道政諸葛貞等
搨賜羣臣流傳於世歐陽公集古不錄定武本謂與
王沂公家所刻不同自山谷嘉定武本以爲吧不剩
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或瘦皆

有佳處此本差肥而最有精神號唐古本或云在永
興年若定武自有三本獨民間李氏本爲勝其餘用
李本再刻益瘦細矣

尤哀

蘭亭舊刻此本最勝而世貴定武本特因山谷之論
爾余在中秘見唐人臨本皆肥以楊稹所藏薛道祖
所題本驗之實唐古本也而近世以此爲定武則誤
矣余凡見前輩所跋定武本悉有依據不敢臆斷其
湍流帶右天五字皆出後有見余所嘗見者當自識
之難以筆舌辨也

尤哀

定武蘭亭序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爲陳僧法極
字智永所撫薛道祖別刻本易以歸長安宣和間歸
御府其二字肥有鋒鏘道祖別刻留定武與前本方
駕人多誤爲舊本非也其三崇山字中斷字差瘦勁
得於修城役夫後藏章伯可家伯可云舊刻與岐陽
石鼓俱載以北宋元功云嘗從使虜聞在中京楊伯
時與薛氏爲姻家見定武本刻以玉後面刻舒元興
牡丹賦今并記之聊廣異聞

榮芭

世傳逸少書帖惟有蘭亭襖飲序樂毅論黃庭遺教

四本蘭亭樂毅論雖摹寫失真而英姿逸韻雅有存者譬如忠臣義士瓌偉絕特之才雖放棄江海形骸憔悴而威儀詞令毅然不撓猶足以度越庸人無數也黃庭遺教皆非逸少之蹟歐陽文忠公謂黃庭經特後人緣山陰換鶯事附會所成遺教出於唐人寫經手余始聞而疑焉及精考蘭亭樂毅然後知文忠之言爲不謬也

秦觀

逸少乃溫太真蔡模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其操履識見議

論閔卓當世亦少比肩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
墨稱之惜哉

洪邁

龍乘雲氣而上天鳳凰翔翔于仞今見舊本蘭亭其

猶龍鳳耶

陸游

王逸少一不得意誓墓不出遂終其身子敬荅殿榜
之請辭意峻甚豈得世間有得喪禍福哉以此學二
王書庶幾得之若不辨此雖家藏昭陵蘭紙真蹟字
字而講之筆筆而求之去蘭亭愈遠矣胡予不信有

如大江

陸游

褚薛譚所臨極肥而維陽張景元斲地得闕石極瘦
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見其風三石
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已有而非他也

山谷

蘇耆家第二本最佳世傳衆本皆不及內少長二字
長字中二筆相近末後一捺筆鋒鈎迴懷字內折筆
摺筆抹筆皆轉側瀰而見鋒斲字內斤字足字轉筆
賊毫隨之世之摹本未嘗有也

米芾

陶隱居論逸少書云吳興以前諸迹未至絕倫凡好
迹皆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所書自誓墓後益自

珍貴不復爲人書則蘭亭古今獨貴固宜今本在世
非一結體亦異書家得褚庭誨所臨恨太肥洛人張
景元得闕石本又恨太瘦惟定武本肥瘦得中今觀
此軸豐而不餘瘠而不窘不失筆意端可冠冕衆本
也

倚立方

定武之說不一有李學究所藏孟水清所獻見春渚
記聞姚氏叢語又集古所錄四本其得於王文公家
者與定武民間兩本分毫不異當時自有數本明矣
今所見之種或闕或完而完本又有肥瘦之異世皆

以定武目之筆法相去不遠皆是舊刻而薛氏所摹
易偶是闕本或者遂以完闕辨先後而謂薛氏鑿去
五字以是分別未爲至論然校三本之優劣則肥而
完者最得運筆意薛道祖籤題爲唐古本乃此本也
尤可爲寶

王厚之

世傳唐文皇所愛蘭亭蓋草藁也羲之醉中所書醒
後屢作皆不及之詔十八學士摹寫又不知用何工
本孰爲精到初本旣歸昭陵流落世間皆摹寫者今
人多重定武本問其所分別不過以一二字爲證余

過定武得二本一差肥似新刻者一謂舊本與人所取又不同余亦未能辨其是否近得唐揚賜侍臣本卷尾三印曰賜書翰林院文字延資庫之印備一時官吏銜名有蔡君謨跋刊之郡齋甫畢而游君少達持所藏定武本來余見而喜既不去手因併書之

淵

陸九

余嘗從王順伯求觀其所藏蘭亭二本相類而差肥一本瘦勁尤延之謂瘦者乃真定武本而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辨古刻之真偽皆爲後輩

所推今不同如此將就正以究其說

陸九淵

定武蘭亭本石刻富春何子楚能道其詳唐時真本
石晉末耶律德光輦而歸棄之中山爲土人李學究
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諸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
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真公帑後爲薛紹彭換
去至大觀間遂入宣和殿靖康中竟落北方故世傳
定武者有二今所藏兩卷此其善者也

容齋

六一翁集古所錄本四而定刻纔居其一米南宮所
藏以唐本爲最優定刻次之物價豈有常哉存夫人

而已 季蒹蘭

淳熙壬寅上已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旣玩順伯所藏蘭亭叙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爲聚訟也附書其後尤以發來者之一笑或者尤以牋奏功名語右軍是殆見其杜德機耳 晦翁

讀右軍牋奏見其錯綜機務使逢其時能發明功名著見於世矣蘭襖序蓋國風兔爰之倫千載而下迺獨以其書傳因見王順伯定武舊本重爲慨然 陳傳良

近世論蘭亭序感事興懷太悲蕭統不取與斜川詩
縱情忘憂相去遠甚此似未識二人面目斜川詩與
風雅同趣固常別論若逸少議論於晉人最爲根據
觀其與謝安石會稽王書可見舉世玄學方盛誰不
能爲一死生齊彭殤之言顧獨以陳迹爲感慨死生
爲可痛何也詩三百篇感恩憂傷聖人不廢約之止
乎禮義以不失性情之正此先王立人紀之大方也
若夫遺情於事外忘趣於情表晉以之淪胥矣尙恐
聞之哉東坡反蘭亭意爲赤壁賦其詞飄飄高遠終

近蒙莊氣象與玄學不相似逸少此文必有能辨之

者

陳諫

定武蘭亭序熙寧中薛師正爲帥其子紹彭竊歸洛陽鑕損湍流帶右天數字惑人宜和問歸御府建炎初宗澤送之維揚虜騎焚維揚不知所在此本未斲損乃舊日定武所拓尤可貴重黃太史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謂此帖也

王厚之

蘭亭楔飲詩叙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刻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一本乃門下

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蹟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絕倫然此本瘦字時有弱筆骨肉不相稱竟是常山石刻爲較優爾

蔡襄

米南宮謂蘭亭叙爲行書第一黃太史謂蘭亭叙摹寫或失之肥瘦要當以心會其妙處二公之論今無以加也世所貴者定武本此爲最善者

鄭伯蕭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黃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

趙孟頫

永和禊飲集四十二人人各賦詩亦不過四言兩韻
或五言兩韻耳詩不成而罰觥者十有六人然其間
如獻之輩皆一世知名之士豈終日不能措一辭者
黃徹謂古人持重自惜不輕率爾恐貽久遠譏故不
如不賦之爲愈耳余則以爲不然蓋古人意趣真率
是日適無興不作非若後世喋喋然強聒於杯酒間
以爲能也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
兄多言獻之寒溫而已旣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
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云今王氏父子羣從咸集

而獻之詩獨不成豈不以平日靜退之故耶

周密

王逸少晉代人才之傑出者耶一時崇尚老莊清談無實逸少獨能論建陳說時務且屢阻桓溫遷都之議斯人不多見也此篇以一死生齊彭殤爲誕妄蓋關莊周矯流俗不但文字之工而已

陳櫟

原文

范季隨一日謁陵陽公坐間見文選一册公指以相示曰古語云文選爛秀才半其間有多少事一客輒曰常聞人言王右軍蘭亭叙不入選蓋爲不合有絲

竹管弦之語絲竹卽管弦也又天朗氣清不當於春
時言公笑而不答客退叩之公曰春多氣昏是日天
氣清朗故云如子美詩六月風日冷之義絲竹管弦
四字乃班孟堅西漢中語梁以前古文不在選中者
至多何特此叙耶安可便出議論

樓陽室
中語

選齋閒覽云季父虛中謂王右軍蘭亭序以天朗氣
清自是秋景又絲竹管絃亦重複以此不入選僕謂
不然絲竹管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
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

朗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
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右軍此筆蓋
直述一時真率之會趣耳然則斯文之不入選良由
搜羅之不及非故遺之也

右軍器宇詞翰三者俱優而曲水序中有樂極悲來
嗟悼之意文選不收豈昭明深於內學以羲之不達
大觀之理故獨遺之耶世說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
序方金谷詩叙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注云王羲
之臨河叙則是序亦名臨河劉孝標當有所據東坡

曰此許敬宗之言敬宗人奴也見季倫金多故以爲
贖於右軍爾夫二十四友皆望塵之流豈足比方逸
少耶東坡山陰陳迹詩強把先生擬季倫

黃伯思法帖刊誤曰讀蘭亭者以不知老之將至旁
一僧字爲作曾字按古蘭亭本二十八行至十四行
間特闕者蓋接紙處與不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
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謂之押縫梁御府中法書率
如此僧字下亡其權字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
之誤因讀爲曾不知老之將至按晉史逸少傳及書

錄第十卷皆載此叙但云不知老之將至並無曾字益可是正。

臨摹

黃伯思云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揭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謂之響揭焉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筆誤云世之摹字者多爲筆勢牽製失其舊跡須橫摹之茫然不問

其點畫惟舊跡是循然後盡其妙也

蘭亭志卷五終